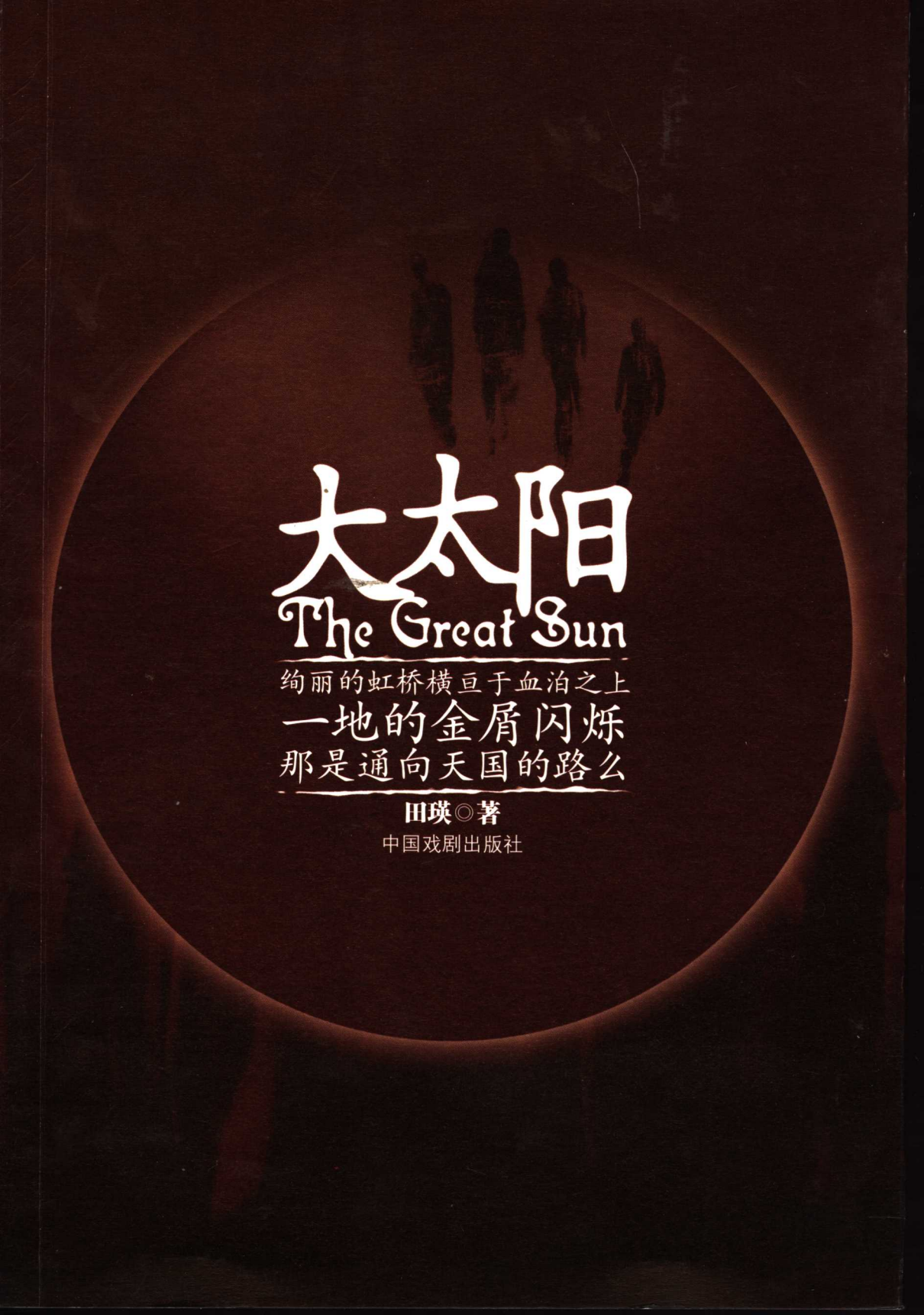




大太阳

The Great Sun

绚丽的虹桥横亘于血泊之上
一地的金屑闪烁
那是通向天国的路么

田瑛◎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大太阳

The Great Sun

田瑛◎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太阳/田瑛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4
ISBN 7-104-02068-3

I.大... II.田...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23421号

大太阳

作 者: 田 瑛
责任编辑: 吴淑苓
封面设计: 80 零 · 小贾
文字编辑: 代周阳
版式设计: 刘 超
责任校对: 书林翰海
监 印: 赵 宁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印 刷: 三河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104-02068-3/I · 822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田瑛的小说世界(代序)

◎ 王蒙

我与作为《花城》杂志编辑的田瑛相识已经很久了，一直没有认真读过他的作品。这次承蒙他错爱，给了我他的小说集的清样。一读，大吃一惊，原来他有自己一个这样独特的小说世界，我要说，是艺术的世界：古朴，奇异，神奇，凝重，而且带几分严峻，叫做若有所指而又匪夷所思。

这不容易，有的人写了许多小说，能反映现实，能传达思想，或者能才华横溢，舒卷纵横，从总体来说他们是在小说的看不见的地方或者几乎是看得见的潮流之中沉浮，随着潮流奔突；但是说不上有自己的世界，他们是你影响我我影响你，你推着我我推着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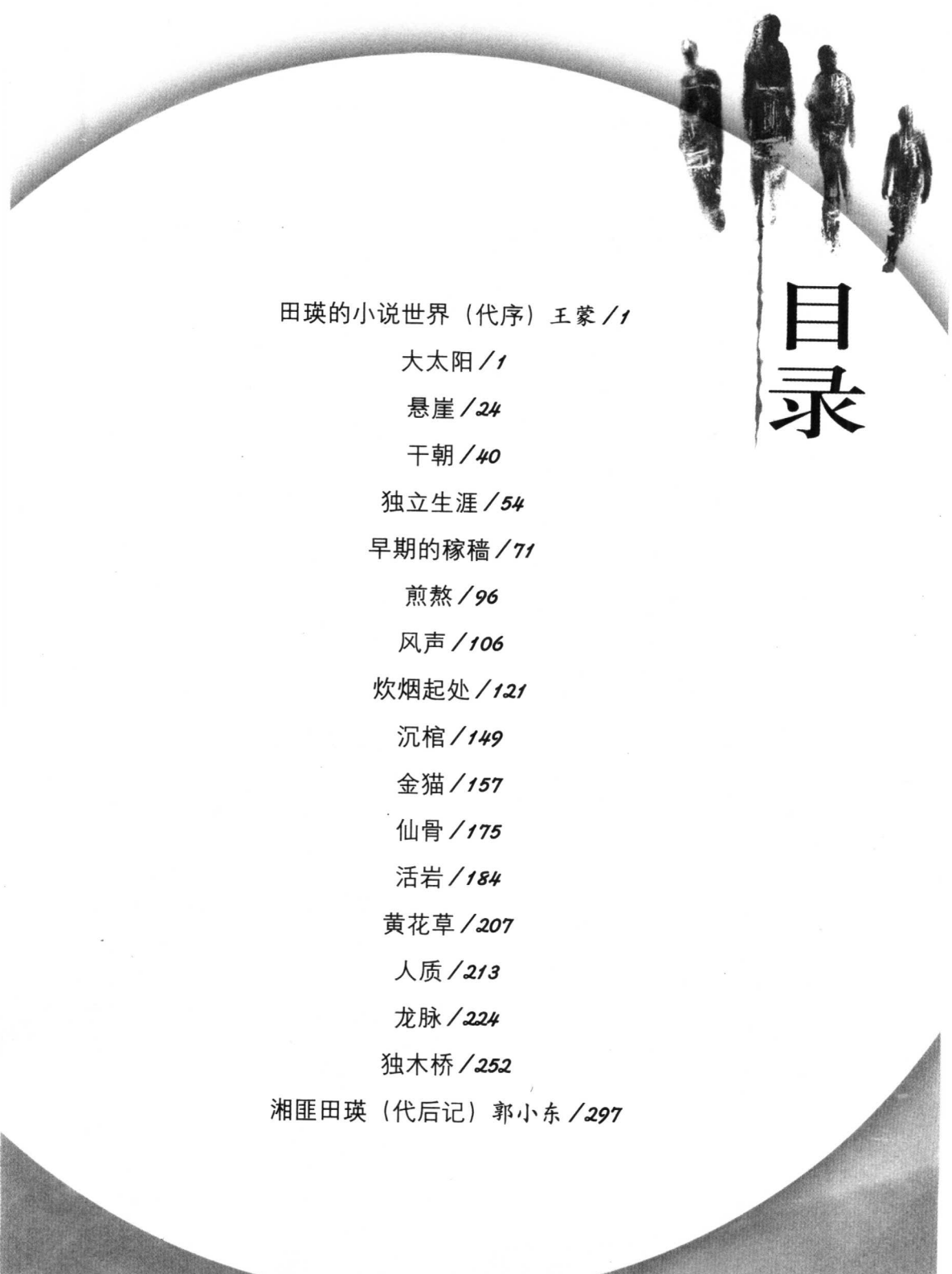
而土家族的田瑛的小说是一个变数，是一个特例。他的作品正如其人，不露锋芒，绵里藏针，奇思之中具有自己的审美取舍：少年老成（乃至于老练或老辣了），控制得宜，不急不躁不铺不张之中若有深意存焉。你说有深意吧，他又不直露的告诉你占领你必须说服你，只是提供给你一个奇特的环境，多在深山老林之中，一些人物显然生活在前现代，他们的说话行事有些古怪，有些性格，有些现代工业社会人们所缺少的固执与神秘，粗犷与强悍。他们的行为既有现实的意义更具有有一种深层的另有所指的文化的乃至哲理的蕴含。小说的故

事与其说是写实不如说是虚拟的表现的与象征；小说的意味说在文本之中不如说是在文本之外；小说的环境说是客观的不如说是主观的；绘画的或者舞台的或是装饰的。然而客观存在又不纯粹是想像的产物，它使你感觉到是有源之水有根之木，它是来自湘西的独特地理与人文环境，用田瑛自己的话来说，叫做“都市匪情”。

小说的语言也很独特。“山外来了一个怪人，巨型的，如一棵成年柏树”。“那女人时而尖声尖气讲话，时而浪里浪荡唱歌，却始终有声无形……”“牛贩子跟随老酋长穿越一段难忘的时光，停留在历史的某个点上……”“牛贩子的头颅理所当然地掉了……咕噜噜……滚动，口里哨音却一路不绝……”还有关于猴子赏画的描写，把电筒比成萤火虫，奇想，人、棺材、坟坑的互相等待……这样的文字在田瑛的作品中俯拾即是，令人瞠目，令人咀嚼。

很早以前，我就读过说某某人之作味如橄榄之论。我始终不明白味如橄榄的作品该是什么样，我反正不认为凡是有余味的作品就如橄榄，有的像苦瓜，有的像铁蚕豆，有的像黑面包，有的像梅子，就是不像橄榄。如今读了田瑛的作品，再读一下他的号称“都市匪情”的创作谈，不禁拍案叫道：“真橄榄也！”

当然，长短得失都是相对的，橄榄腌制得过了就会影响鲜活，这大概是田瑛的作品尚不那么为人称道的主要原因。怎么办呢？我倒宁可希望田瑛按自己的路子坚持下去，不必迎合时尚，但也不妨略施杨枝净水，激活一片绿色。



目录

田瑛的小说世界（代序）王蒙 / 1

大太阳 / 1

悬崖 / 24

干朝 / 40

独立生涯 / 54

早期的稼穡 / 71

煎熬 / 96

风声 / 106

炊烟起处 / 121

沉棺 / 149

金猫 / 157

仙骨 / 175

活岩 / 184

黄花草 / 207

人质 / 213

龙脉 / 224

独木桥 / 252

湘匪田瑛（代后记）郭小东 / 297



大太阳

牛贩子进山是初春的某个早晨。老酋长亲自接待了这位远方客人。老酋长没有让牛贩子进寨，他们之间的生意是在寨外的山垭口进行的。这次相会，给主客双方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在最初见面的瞬间，首先进入老酋长视线的是一张五官不全的脸。双方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进行了一番目光对射，然后是长久的沉默。沉默的过程使老酋长有足够的时间研究那张脸到底缺少了什么，原来缺少左眼珠。对方一目了然地窥探了老酋长的心思，于是飞快地眨巴眨巴那只瞎眼，在充分暗示这只眼具有特殊口才时，便口若悬河地叙述起他的冒险生涯来。老酋长凝神谛听着类似屋檐水滴落般的叙述，眼前始终有一把剃刀的阴影在闪烁。老酋长恰恰忽略了这一点，没有意识到阴影背后潜伏着危机，其实，从他们见面的那一刻起，山外人就给老酋长贩卖了灾难，而那类似屋檐水的嘀嗒之声正是灾难的美妙前奏。

牛贩子口若悬河一阵以后，感到是拿出实质性东西的时候了。他略一闪身，

一队牛群便逶迤地出现了。牛群一直站在牛贩子背后，被一根麻绳牵引着，其状如长藤结瓜。牛群的出现转移了老酋长的目光，那目光可以解释成见异思迁。然而，这正是牛贩子所期待的，他从老酋长的眸子里看到了成功在即。

验收的过程极其漫长，仅点数就费了半天工夫。牛儿不多不少刚好十头，但老酋长用全部智慧才凑足这个数目。他更多的心思是在此之外，比如检查毛色时，他如数家珍般一根根拨弄着牛毛，地道一副吹毛求疵相。他喜欢清一色，绝不允许牛身上存有一根杂毛。牛儿皆长得标致，体格大小毛色如一，俨然出自一个模子。惟一不同处是生殖器，生殖器将牛儿性别严格区分开来。十头牛雌雄各半，这正巧符合老酋长内定的常规，自然也没有违反阴阳调和的法则。牛的生殖器让老酋长想入非非，眼睛在那上面久久徘徊。老酋长从那上面看到了某种希望，若一道门，走出一支庞大的牛的家族，老酋长于是就眉开眼笑了。老酋长这一笑致使悬在牛贩子心头的一块巨石砰然落到了实处。

老酋长如此着迷于牛的性别或者干脆说牛的生殖器定有缘由。那是一页烙印很深的历史。如果把时光再倒回半个世纪，那页历史就会以现实的面貌展现出来。某年某月某日凌晨，居于千里之外的部落酋长忽得一梦，早逝的祖先梦言屋场地气已尽，三日后将塌陷，故部落须溯流而上北移千里至河的源头另辟家园。酋长当即用一声呜呼催醒众人，催醒的理由是说明此梦至关重要。此时说梦收到了意外的效果，酋长趁众人未能完全清醒之际，就直接将大家引入了梦境，变成了祖先的亲自托梦。所以当众人真正梦醒，无一不信以为真。于是便有了一次遥远的迁徙。

酋长组织了这次迁徙。酋长很年轻，但他的资历很老，老得无法用时间计算，自从有酋长这个位置他就是酋长了，尽管此前经历过无数次换届，那无数届酋长皆已相继作古，但只要他和最早的酋长同一血脉，不管他此后几世几代出生，命里注定总会轮到他当，并且直当到部落消亡。他的梦拯救了整个家族，可谓功德无量，族谱上记载了这个梦和这次迁徙。

迁徙异常顺利。在最后一个夜晚，众人皆睡得很沉，很安然。失眠者也不例外。夏夜悄无声息，原野空旷得如同没有，仿佛一切都睡去了，或者死去了。只有满田满地的庄稼自作情种，忠实地孕育着收成：包谷秆在兴奋地拔节，秧

苗在愉快地扬花吐蕊。它们竟然不知灭顶的天灾和被遗弃的人祸即将降临，仍一厢情愿地走着季节之路。此时，若有人置身其中，定能听得见这一片爱的絮语。然人类已等不到秋熟了，等待的只是一声划时代的鸡啼。他们约定鸡叫头遍就动身，现在是抓紧做梦和睡眠的时候。连日来，他们用法畜家禽的血洗刷了寨子，人人满足了一次杀生欲。鸡已宰光，每只鸡的下刀处正是歌喉，好像专门为了杜绝鸡唱才这么干的。不过，他们全部忘了这个事实，仍在习惯地等待公鸡报晓。

半夜里，他们如愿以偿地听到鸡叫，一声、两声，然后是一片鸡的合鸣。婴儿的闹夜代替了鸡啼，其声足以乱真，做父母的都没有分辨出来，权当出发时辰已到。婴儿的哭并非有意，与迁徙无关，他们生下来就这么哭，哭到现在，说明哭声毫无意义。但今天的哭非同寻常。一个家族全靠其提醒及时上路，以致幸免于难。最无意义往往最有意义，一如这婴啼。或许是天意使然，他们不该遭灭族之灾吧。

于是，他们在一片婴儿的哭声中从容启程，赶在了祖先预示的期限之前。他们走得轻松、自然，落叶归根般轻松、自然。婴儿在箩筐里在肩背上继续歌哭，他们就这样挑着背着一片哭声走了，渐渐远离了本土。他们没有驻足，没有回首，更无恋惜悲戚之感，其情形根本不像背井离乡，倒像是去走亲戚，去赶集。一个梦铡刀一样把他们和故乡彻底切开，从此永远断了联系。在曙色初露之时，众人才齐声打起呜呼，以示告别。呜呼声惊天动地。呜呼声最后一次震撼了故土，唤起一阵腥风血雨，然后融入茫茫山水之中。

一队牛群跟随人同行，人选择了牛为伴，但不是牛的全部，而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则剥成皮带带着。牛皮的坚韧将会充分利用。种种牲畜惟有牛与人类分离不开，人类的耕耘少不了它们，即便死了也将以另一种形式活着，为人效力，做鞋、做鼓面、做拖木绳……原来人类视牛类为患难之交是有道理的。牛皮一路滴血不止。牛皮和牛身分离不到一天，此前它们各属一个生命，被主人牵到岩坪场集合，等候酋长裁决生死。

“牛嘛，不能都带走，得杀一半留一半，不然会连累人的。”

酋长是站在一堆篝火边说这番话的，声音恍若仙乐从天边飘来，轻言细语，

悦耳动听。他俨然一尊罗汉菩萨，满脸和善满脸慈祥。

牛们听了都感动不已，皆用声声长眸表达了他们的心情，感动的原因是听懂了酋长的话。相形之下，牛比其他畜类幸运多了，酋长没有说杀绝，那么总还有一线生的希望存在。

透过红红的火光，牛们发现酋长手里一柄长刀耀眼地一闪。刀光比火还红，它们知道那是什么颜色染成的。刀口并不锋利，缺了牙齿，缺口刀吃东西好比过锯，远不如快刀干脆利索。这是牛们通过眼睛获得的经验。

牛们很熟悉酋长的这把刀，每和刀打一次照面，便有一个同类或父母或兄弟或姐妹或妻子儿女消失。它们曾多次亲眼目睹同类被人类捆了四脚，一声吆喝砰然放倒在地，再用石板镇压，石板上坐三五个悠闲汉子。酋长手提牛刀款款走来，刀先在牛身上一比。牛们谙知酋长这个动作的含义，他要估摸牛脖子至牛心脏的距离，以便确定刀的深度。这是关于牛任人宰割的生动画面，关于人的良心通过一把刀传达给牛的故事。这时，刀已经从牛软软的脖子里锥进去，然后转90度弯直插心脏。刀尖一路几经受阻，喉管、前胸等坚硬部位构成了刀艰难的历程。有时，牛体格偏长，那段距离也长，酋长须整只手和半个身子跟着刀钻进牛身里去刀尖方能抵达终点。牛耐力著世，忍痛力也著世，其负痛方式是咬牙，当然也流泪，红色的。牛善良无比的天性此时也得到了验证，自己受屠反担心碍人手脚，便做出全力配合状帮助人完成宰割。整个过程看不出它在挣扎，全身放得很松，凡任人宰割者大概莫不如此。当刀尖点到心脏的瞬间，它身子才一紧，腿一蹬，表示好了，到位了，可以抽刀了。这时，牛的两排坚硬的牙齿经痛苦软化，已不再坚硬，松松的，轻轻一扯就出来。它眼睛未闭，眉宇间有一种洞穿人世的哀情，眼珠翻白，仍为两颗滚圆铜球，很耐看。

酋长的话在刀刃上碰出了铮铮声响，却又神秘得难以分辨。牛听懂了，然人装着听不懂，各自把头深深埋进裤裆里。精明使人类具有了这种姿态，这是明哲保身的妙法。各户皆有牛，都希望留我的杀你的他的，结果我的你的他的概杀不成。此事须酋长亲自面断，酋长为避偏袒之嫌，公正地说：“那就打卦吧，铜钱正面为生，反面为死。”于是，牛的历史上便有了一卦定生死的壮举。卦相乃天意，非人为，人生死在天，何况牛呢？酋长亲自占卦，牛该死该活，全在

于那铜钱一抛，自然抛得你死我活。牛何去何从，就这么定了，丝毫不能含糊的。

牛血的腥腥味浸透了老屋场的这个夜晚，让人感觉到空气中牛无处不在。这次屠杀无疑是老屋场惊心动魄的一幕。酋长给该死的牛一一过刀，然后交给牛主自己去剥皮。酋长一口气让十几头牛断了气，十几种不同的腥味同时在他身上弥漫。当酋长的刀很顺利地捅进最后一头牛的脖颈时，一声鬼叫阻止了他手的延伸，那声音说：

“酋长，拐了，剩下的全是公牛！”

酋长的动作如同一个笑容戛然收敛。一束松明像个小太阳一直映着酋长亘古不变的脸，此时却倏然起了惊世骇俗的变化，其状无以形容，似乎喜怒哀乐同聚一脸，总之很滑稽。他仰天长啸一声，持刀的手下意识地收回，刀却留在牛脖子里了。继而想到大概牛还有救，便又复伸手去取刀，手在牛脖子里翻江倒海半天，抽出来仍是空手。终于，他的身子如没有放稳的麻袋开始倾斜，人们眼看他的头发迅速泛白，额头三道皱纹龟裂成沟。他扑倒了，泪水合二为一，汨汨地在岩板上流。火把久久照耀着这条日渐衰竭的河流。就这样，酋长的最后一刀奠定了部落的历史走向，一部灾难史从而初现端倪。

酋长从此便成了老酋长，如梦所示，老酋长率众跋涉千里，果真找到了河的源头。源头为一岩洞，形似龙嘴，故为“龙洞”。龙洞俯瞰下的陡峭河岸，做了人的新屋场。

至于老屋场是否真正塌陷，部落人无从知道。族谱上不见记载，族谱上记载的是个纯粹的梦和这次迁徙。但这就够了，等于塌陷了。那么，后人跪倒在一座迁徙的丰碑下，或崇拜，或敬仰，或歌颂，这在家族史上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牛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人类天大的疏忽导致了可以想像的结局。牛们惨死于一场集体角斗。难以抑制的情欲酿成了这起生死角逐。人们从那纯属情欲并非仇恨引发的牛角撞击声中，听到的其实是历史册页刷刷翻动的声响，部落的悲剧被这些清一色的雄性力士共同推向了高潮。牛的世界由雌雄二性组成，缺一不可，否则牛是活不长的，挨不过一个春天。牛心甘情愿任人宰割是在它

满足了食欲性欲的时候，倘若到了发情季节没有那个，它就里外骚动不安，本来潜藏很深的微弱野性基因成倍膨胀，一旦突破临界线，那牛就完全野了，疯了，牵不住，关不住，驾驭不住，任它四处狂奔，长眸，寻衅，如遇同性，免不了一场生死恶斗。牛类的情欲之火是人类无法扑灭的，尽管龙洞人作了种种努力，终也枉然。据说牛怕开水，怕火，龙洞人便提着滚沸的开水，猛然向四角相绞的两头牛头顶浇去，这不啻火上浇油，牛斗得更凶了；人类不得已只好以蜚制蜚，采用更残忍的办法，用烟火熏烧，点一束长长火把置于两牛之间，想驱开它们。然牛一见火反倒恶蛇抵杠般僵持不动了。熊熊火舌轻狂地舔着牛的嘴脸，牛皮爆裂毕剥有声，山野间顿时弥漫了牛肉的香味。这样，牛便毁了，无救了，剩下的事只有剥皮。在生命行将耗尽之时，牛同时双双跪下，彼此表示了敬意，然后约好了似的，身子猝然颓倒，如垮两座小山。

接替牛疯狂的是人，他们扑上去趁热剥牛皮，欲把业已毁灭的再毁灭一次。牛却未遂人意，它们自我毁灭得很彻底，连皮也无用了，皮不再具有结实坚韧的特性，脆如草纸，不用剥，一撕就碎。

这年春耕，人充当牛的角色拉犁。牛绳绷得很紧，很直，绷出声声“嗨嗯”来。

一支《拖犁歌》就诞生在这个春天。

犁手们唱道：

嗨嗯，嗨嗯，
犁头弯哎犁铧尖，
我是山里拖犁汉，
若是免了拖犁苦啊，
宁肯三年不吃饭。
田也宽哎土也宽，
走断脚杆不到边，
腰背变成老虾公啊。

嗨喂，嗨喂，

嗨喂，嗨喂，

.....

山大，山空，有回音和共鸣，声声“嗨喂”经山一反唱，竟成了“报应”！
“报应”！

老酋长猜测牛贩子进山贩牛之前，定有过一次神秘的侵入，要不然，他何以知道这里偏偏缺牛呢？牛贩子提出用金子斛牛。金子？老酋长心里空虚了一下，精明和愚蠢同时布置在他的脸上，那神情足以说明金子不知为何物。牛贩子伸出虬枝般苍劲的左手，同时突出了无名指，老酋长一眼看见那指头上匝有一个黄色小箍，金属的，亮亮的有些晃眼。“这是戒指，金子做的。”牛贩子说，言下之意他那只手指也是金子做的。老酋长听了脸上即刻多云转晴，愚蠢的那部分表情消逝了，单剩精明。老酋长吩咐人随便拿了一样东西来，是一只饭碗。牛贩子的眼睛闪亮了一瞬复又黯淡，因为他看到这碗像是刚从粪坑里捞起来，积满污垢，且碗口残缺不齐。这碗除了装饥饿不能装别的，但牛贩子还是接了过来，漫不经心地拂去一块尘面，一拂他的眼睛死灰复燃，五官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掂过，看过，嗅过，舔过，再听，一听更不同凡响。碗掷地无声，地道一只金碗。

“就用它换牛吧！”牛贩子说。他想这下子要占一个天大的便宜了。

老酋长执意不肯，说一只破碗哪能值十头牛的价钱，便要牛贩子跟他进寨，多捡几样东西送他，像这种烂碗烂锅寨子里多的是，根本不值钱的。

牛贩子尾随老酋长穿越一段难忘的时光，停留在历史的某个点上。牛贩子独一无二的墨绿色瞳仁里映着一排木楼和几具悬棺。河畔，木楼依石而筑，勾勒出随遇而安的景象，死人的王朝在更高处，棺材临崖悬挂，可见死人的地位在活人之上。牛贩子惊异于龙洞人这一独特的生死方式，尤其那几具悬棺，拙朴而智慧，它以圣殿的姿态在呼唤他，诱惑他，他居然莫名地有些向往。

牛贩子感到自己走进了历史深处。幢幢木楼向他敞开，蓦然展现了一个黄

金世界。金子在这里毫不稀罕，随处可见，可捡，其价值和石头泥土并无二致。金子已进入每个家庭，一应家什皆为金制。金子成了山寨的标志，只要愿意，任其抓一把泥土，就可以炼出一坨纯金来。

“你下次还来吗？”老酋长问。

“来，有金子就来。”牛贩子答。

“来做什么？”又问。

“带些更好的东西来，你们没见过的。”又答。

“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要，只要牛。”

“那就带牛。”

“牛也够了，多了是灾。”

尽管这里黄金遍地，但老酋长未能履行多送几样东西给牛贩子的诺言，他已改变初衷，仅答应了牛贩子一只碗换十头牛的最初要求。老酋长现在已经认识到一只碗抵十头牛的价钱了。

“你怎么晓得我们需要牛呢？”老酋长开始纠缠。

“一个传说告诉我的，具体说来，是一个梦。”

“你真的还要来？”

牛贩子语塞，不知如何回答，因为他看见老酋长眼里爆出了幽蓝火花。牛贩子的犹豫本身等于回答，老酋长一眼看穿了他来或者不来。

“你到底来不来？”老酋长说。

“你发誓！”老酋长说。

“留下一样东西作证。”老酋长说。

“留脑壳还是留根儿由你挑！”老酋长说。

老酋长看见牛贩子手里捧着的那只碗猝然掉到地上，他想天也掉到地上了。牛贩子顿时觉得脖颈和阴茎有一种切肤之痛，痛楚袭遍全身，渐渐成死亡气息凝固在脸上。到这时，牛贩子才猛然醒悟，他的进山之行，原来是命运给他和死亡安排的一次约会。

身首异处的体验对牛贩子来说是终身难忘的，可惜这一体验无法诉以人知了。他明知难逃劫数，反倒十二分坦然，这叫龙洞人大惑不解。牛贩子眼睛玩

味着龙洞山水，惬意地吹响口哨，吹出一种视死如归的韵律。

就这样，牛贩子的头颅理所当然地掉了，皮球一样弹到地上，咕噜噜往低处滚动，口里哨音却一路不绝，至河边，更加嘹亮了一下，末了便喊：“我还要来的！我还要来的！”又喊：“金子！金子！”事隔数日，龙洞人发现那头颅仍浮在河下游深潭中，独眼未闭，一直睽视崖上悬棺，死也不肯离去。

山头翠色就是这时候被层层剥削去的。老酋长的意志诱发了这次剥削。老酋长说：“原来金子这么宝贵，我们要造一座金山，有了它，可以把整个世界买下来！”老酋长的话瘟疫一样蔓延了龙洞山寨。老酋长的想法变成了龙洞人的行动，他们结伙走进密林，用集体的目光打量他们当年亲手栽下的林子。林子皆为上好的用材林，其名字分别叫松、柏、杉。树的家族此时显得井然有序，整齐地排列成队，迎候主人的到来。树们都很争气，各个成了栋梁之材，但他们不可能去做栋梁了，等待它们的是燃烧的结局。不远处有一口口土窑，土窑各属一个家庭，正张口召唤着什么，其形状似坟墓，于是山寨就无端地多出一排与户籍等量齐观的墓群，让另一种死亡安葬其中。此地不淘金，只炼金，炼金术始于一次烧土灰的偶然发现。有了这一发现，才酿成后来的燎原之势。在一片砍伐声中，树们仍然没有泯灭做栋梁的念头。它们是欣然倒下的，落地轰然作响，只有大地真切地感受到了它们应有的分量。未及剥皮，人类就直截了当地对其进行了劈截和肢解。无数个昼夜，天地间就充塞着树木的倒塌和破裂之声。被砍伐得七零八落的森林，开始了新的组合和云集，碎块成若干堆高高地垒在那里，接受风干和烈日暴晒。当人类确信其焦干之时，一粒火星引燃了它们。

老酋长的影子幽灵般地出现在烧窑仪式上。他手擎一束葵蒿，步履轻盈地从土窑前走过。每经过一口土窑，那葵蒿的火舌便朝窑口一舔，顿时窑里爆炸似的腾起一股浓烟，接着是满窑火焰。一次大规模炼金由此拉开了帷幕。此后，老酋长踪影消失，但他的声音几乎无处不在，他的关于造一座金山的号召俨然炼金的咒语，日夜在土窑上空萦绕不断。

农具、耕牛和土地，都无聊地闲置了。人们只顾炼金，忘了耕耘或者懒得耕耘。犁耙锄头种种农具在生锈；耕牛任其放野，它们像一群游手好闲的懒汉

整日在山间游荡；那些田土呢，往年从不误农时接受耕耘播种的田土呢，今年却破例地荒芜了，没有一点人迹牛迹以及一粒种子光顾它们，只好让野草疯长。一日，一位与老酋长同辈的老者颤颤地登上了老酋长居住的木楼，他是经过一番无比痛心地巡视以后才作出这个决定的。他跪在那道高高的门槛前，反复地吟诵民以食为天的古训。后来，老酋长用一根皮鞭热情地打发了他。老者当场气绝。老者的死并没有使崖上多出一具悬棺，他的死是耻辱的，死有余辜，其尸一如牛贩子，只能随水东流。

老酋长一直闭门不出，他把自己关在木楼里，茶饭都是佣人从后门送进来的。老酋长的木楼自然取了一寨最好的位置，基脚正好扎在龙脉的龙头上。一扇宽敞的楼门朝河而开，既当阳又视野开阔。以往的日子，老酋长总是常常伫立在楼门前，向远处近处眺望，他的土地和他的臣民劳作的情景尽收眼底。从任何一个角度，人们几乎抬眼就能望见他的影子，那影子从日出到日落一直凝然不动。而今，楼门严严实实地关闭了，久久不见开启。人们怀疑那儿根本没有门，纯粹是一面装死的板壁。只有老酋长心里明白，他已完成一生的监督，可以放心地关闭这扇门了。老酋长已改眺望为俯瞰，那俯瞰的所在就是楼顶的一扇小窗，他能看得见人们，人们却看不见他。窗口透进惟一的日光，他的目光也是惟一的，他和这个世界联系的通道也是惟一的。他显然很满意这扇小窗。

河对岸有一块大坪，聚集了炼金的人们，人像蚂蚁觅食或搬家在那里忙碌。大坪四周的山头和土坡已挖得千疮百孔，人们还在挖，往深里挖，往远处挖。窑中高温分解了那此泥土，一半成金，一半成焦土。大小不等的金块码石头一样集中垒砌在大坪中央，渐渐成一座金山了，很高贵地站在那里；焦土则垃圾一样随意堆放，这一堆，那一堆，堆堆不成体统。森林砍伐殆尽，如山的柴垛几乎一夜之间消失不见了，是那些土窑吞噬了它。窑火已经熄灭，可一张张黑糊糊的窑口还大张着，显得很贪婪，很狰狞。尽管老酋长的眼力大不如前，但他还是看透了窑底的深邃。老酋长的目光巡视完一百个热火朝天的日子，和土窑同时冷却于那个熄火的黄昏。接下去月光皎洁了一个星期。月光零星漏进土窑，月光在土窑里酷似冰炭，但就是不燃。由于人类再无东西喂它，土窑便从此开始冷峻的沉默。月光笼罩下的大坪倒像一张酝酿美梦的温床，此时最宜

睡眠，天地昏昏，人也昏昏。龙洞人从一百个不眠之夜里走来，走进这个睡意浓浓的星期。龙洞人皆和衣躺下，取的仰天姿势，目的在于他们的眼睛不肯失去金山。龙洞人就这样满目金光遍身银光地躺着，做一个新的关于金子的梦。龙洞人的眼前是一座实实在在的金山，在通往梦乡途中，他们在同想一件事：正如老酋长说的，有一座金山，就可以把整个世界买下来。他们想这个世界现在已经属于他们的了，只是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却全然不知。一星期后，龙洞人不约而同地醒来，醒来的第一反应是全体人的眼睛瞳孔再度放大，眼神里出现了惊诧的成分。“金山！金山！”他们用变了调的声音喊道。他们不知道这金山正是他们亲手所造，而当是新发现。他们完全遗忘了炼金的全部过程。龙洞人擅长幻想缺乏记忆，其记忆力连同柴垛喂给了土窑，化作一去不复还的青烟。老酋长的眼睛回收了炼金的全过程，没有漏掉一个细节，眼下他正回收一个狂欢场面。这个场面至关重要，所以他动用耳朵同时回收了来自现场的欢呼之声，声音波浪般排着队朝他走来，通过耳朵时有一种浑浊的感觉，他便断定这是一条污染了的河流，河面沉渣泛起，河水缺少理想的绿豆色，不过是一股山洪而已。狂欢至高潮时，老酋长反而关闭着耳朵，老酋长这样做证明他对某种希望产生了破灭。

继一个星期的月光之夜，天象出现了另一种反常——连日有昼无夜地晴朗起来。天上无一丝云彩，更无一滴雨水，空气干燥得很危险，仿佛一点即燃。惟见天边一团殷红，红得流血，整个世界都沐浴在它的血光之下。这是关于太阳定格的画面，从画面上可以看出，世界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龙洞水很现实地干涸了，滔滔不息已成为它的历史。龙洞人万万意想不到，他们信手毁掉大片森林时，等于切断了龙洞的水源。树木的每条根须都和洞水一脉相通，这层关系龙洞人至死不会明白。由于洞水干涸断流，使得一个氏族濒临绝境。

随之枯竭的还有老酋长的生命。老酋长老了，已经卧床不起，形容枯槁，躺在那里地道一棵干柴茆，难以置信这具躯壳内还存在叫生命的东西。老酋长的